

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书系



走，跟着共产党走

——何以刚人生道路纪实

何以刚 著



白鸽

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出版

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书系

走，跟着共产党走

——何以刚人生道路纪实

何以刚 著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出版

2016年12月

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书系

总 编 王一桃（香港）
主 编 忠 扬（新加坡）
督 印 夏 浓（香港）

走，跟着共产党走

——何以刚人生道路纪实

ISBN 978-988-12205-9-2

版权所有 • 全球通行

著 者：何以刚

出 版：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

地址：香港九龙洗衣街 70 号十楼 (9/F) A 座 3 号

电 话：(852) 2391 0255

传 真：(852) 2391 0255

责 编：严劲松

编 辑：何 湘 钟 达

印 刷：南宁上英印务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17 印张 490 千字

版 次：公元 201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港币 68 元

目 录

目
录

一、洞庭朝晖.....(2-76)

- | | | |
|----|-------------------|------|
| 1 | 望东方，黑暗尽头现曙光..... | (2) |
| 2 | 获新生，少年跟党上征程..... | (11) |
| 3 | 扭秧歌，开国大典乐开怀..... | (19) |
| 4 | 遇匪徒，虎口脱险思恩人..... | (25) |
| 5 | 写文章，批评领导得表扬..... | (34) |
| 6 | 卫祖国，抗美援朝选儿郎..... | (41) |
| 7 | 争自由，婚姻变化有法依..... | (50) |
| 8 | 吃一堑，分析原因长一智..... | (57) |
| 9 | 迎土改，暴风雨来受考验..... | (64) |
| 10 | 听调令，汽笛一声过洞庭 | (71) |

二、粤海波涛.....(78-148)

- | | | |
|----|------------------|-------|
| 11 | 下岭南，车轮滚滚载我行..... | (78) |
| 12 | 闹翻身，扎根串连在荷村..... | (85) |
| 13 | 斗地主，贫苦农民报冤仇..... | (93) |
| 14 | 分田地，夜以继日忙不停..... | (98) |
| 15 | 见一面，领导干部印象深..... | (106) |
| 16 | 写总结，一字之错受批评..... | (115) |

17	纠偏差,误杀冤案得平反	(120)
18	陷泥潭,苦思苦干和苦读	(125)
19	听安排,专职办社在大坑	(134)
20	别高要,西江顺流新航向	(143)

三、桂林风光.....(150-217)

21	上大学,独秀峰下新生活	(150)
22	结良缘,可谓无巧不成书	(157)
23	听讲课,教授形象印脑海	(164)
24	搞春游,桂林山水饱眼福	(171)
25	反右派,庆幸漏网却内疚	(176)
26	办钢铁,赶超英国放“卫星”	(182)
27	进壮乡,采风路上录见闻	(188)
28	动笔墨,话说我与“刘三姐”	(198)
29	编新书,喜得恩师勤栽培	(206)
30	别漓江,师生难舍情依依	(213)

四、南国烟云.....(219-288)

31	忘谦虚,败事就在得意时	(219)
32	当“红娘”,惹祸招灾导火线	(224)
33	受磨难,烈火焚身铁成钢	(233)
34	救病人,狂风暴雨献爱心	(244)
35	作一诗,引来一场批判会	(250)
36	出意料,重上教坛操旧业	(257)
37	传奇闻,文革期间笑话多	(264)
38	抓教改,下乡开办试点班	(269)
39	闻噩耗,巨星陨落泪如雨	(276)



目
录

40 拨乌云,欢呼粉碎“四大帮”.....(284)

五、八桂红日.....(290-348)

- 41 跟形势,冲破牢笼求解放.....(290)
42 想申诉,职称评议起风波.....(295)
43 重创新,课堂教学受欢迎.....(300)
44 讲事实,水落石出心舒畅.....(306)
45 加入党,最大愿望终实现.....(311)
46 去新疆,炎夏偏登火焰山.....(318)
47 走新路,美育探索见成效.....(325)
48 观气候,政治风波是与非.....(333)
49 破陈规,写作教学新尝试.....(338)
50 思恩情,小脚妈妈在我心.....(342)

六、相思彩霞.....(350-431)

- 51 数岁月,年满花甲感慨多.....(350)
52 练内气,愈挫愈奋得成功.....(355)
53 游苗乡,满江甘泉满江情.....(361)
54 反腐败,演讲比赛获优胜.....(366)
55 搞科研,春风吹开花一朵.....(375)
56 论伟人,演说震撼纪念堂.....(386)
57 雪国耻,诗词歌舞迎回归.....(394)
58 回高要,喜看农民富起来.....(400)
59 得荣誉,“师德标兵”最珍惜.....(410)
60 放眼量,心系国事、天下事.....(419)

七、人生晚霞	(433—528)
61 访桃李,情深似海话幸福	(433)
62 回故乡,激情诗赞家乡美	(443)
63 讲真话,公正评价陈独秀	(449)
64 行万里,海外旅游开眼界	(456)
65 献余热,著书立说谱新篇	(473)
66 道真情,金婚纪念话恩爱	(478)
67 赛文笔,圆了少年作家梦	(483)
68 交文友,五湖四海有知己	(490)
69 忆人生,一部画册作总结	(515)
70 顺自然,肺腑之言献给党	(525)
结束语	(530)

一、洞庭朝晖

(1949年3月——1951年7月)

望东方，黑暗尽头现曙光

在世界的东方，在东方的中国，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个洞庭湖。湖的北边名叫湖北，湖的本身及南边，名叫湖南。湖南简称湘。古代谭用之和现代毛润之，在各自的诗里，还称之为“芙蓉国”，因为湖南是木芙蓉到处盛开的地方。

洞庭朝晖
 (1949年3月—1951年7月)

在“芙蓉国”里，湘、资、沅、澧四水，“日夜涛声下洞庭”。还有，从长江的藕池口进水的虎渡河和从松滋口进水的松滋河，流到柳林咀，与澧水汇合，在茅草街注入洞庭。号称八百里洞庭的西北部，有几十个经过世世代代农民围垦的垸子，组成一个行政区域，叫做安乡县。这个县的大部分辖区，原在洞庭湖中，只有从县城北端的“书院洲”直到与湖北公安县交界的黄山一带，是块老黄土。在清代以前，这块老黄土名曰“潺陵”。传说，三国鼎立时，一身义气的关云长在这里舞过大刀，浑身是胆的赵子龙在这里练过土卒。因此，后人在这里立了“关公庙”和“子龙庙”。每逢节日，人们络绎不绝地到庙里烧香叩头，以求两位神仙保佑。可是，人们敬了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除了一小撮横行乡里，盘剥农民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外，普通百姓依然苦难重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升日落，花开花谢。历史到了公元1949年3月。这时，我在城北龟山坪的县立初级中学第6班读书，已是三年二期了。



由于父母靠种田捕鱼勉强糊口，没钱让我在学校寄宿，只好利用我祖父何国柱的面子，寄居在县城南正街何养茂家。何养茂有个继母，我称呼她为“周家老婆婆”。她是单独开灶的，为了减少自己的孤独感，同意我与她一起生活。

我祖父何国柱同何养茂算是本家，尽管出了五代，但来往多了，也就亲了。祖父每次进城总要在她家住上两三天。

一天晚上，我祖父与何养茂在堂屋里谈论时事。我在旁听着，不敢插言。当时，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接受天津方式还是北平方式，已成了国民党湖南军政迫在眉睫的问题。我祖父拿着1月中旬的一张“中央日报”，报纸头版登有“蒋介石引退”的消息。何养茂接过报纸一看，呆若木鸡。我祖父握着水烟壶，巴喳巴喳地吸了几口，然后把烟壶向桌上一顿，说：“养茂啊，看来，国民党蒋介石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如共产党毛泽东了，八百万军事力量，如今已是强弩之末了，这败局难以挽回了！安乡自卫队和警察队队长曾济民可能会接受‘北平方式’。”何养茂心急如焚。他担心自己有200多亩田地出租，共产党来了，不仅收租不成，而且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啊！他长叹一声：“怎么办？”

“三十六计，何为上计？卖！”我祖父一向是给何养茂当参谋的，此时又献出这一计策。

“只怕为时晚矣！”何养茂忧心忡忡地说。

“还来得及。哪怕块钱一亩，也得把它卖掉，卖光！”

何养茂掉泪了，说：“看来只好走这条路了。”

我祖父与何养茂紧急策划，四处活动，仅用20多天时间，把200多亩田地全卖出手了。由于银元券不断贬值，他卖田时，只收光洋，不收纸币。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一些不识时务者，不惜拿出光洋，将何养茂的田地买下了。

当时，我年方十六。我一向牢记启蒙先生的教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第一次从祖父与何养茂的谈话中，从他们变卖田地的行动中，才知道日本投降后，内战局势发展如此迅猛，蒋家王朝即将覆没。

安乡县有个头号土豪劣绅，名叫何养模。他是全县有名的“扒皮”之王。据说，他与我家也是同一祠堂，但谁也说不清是从哪一代先人开始有此宗族关系的。我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说起他的三件事：一，他娶了六个老婆，除了大老婆是财主的女儿外，五个小老婆都是佃户的女儿。只因佃户无法交租，便被迫将其女儿给他做小老婆，用以抵租。二、何养模的长工每次从松滋河挑回食用水，何养模只要前面的一桶。照他看来，长工挑水时，定会放屁，臭气定会进入后面的那桶水里。三、何养模并没当什么大官，可在安乡，不管国民党政府派谁来当县长，都必须首先向他送礼叩拜，否则，谁都不能在安乡站得住。一天，何养模听说何养茂怕共产党来，把田地卖光了，便坐八抬大轿到何养茂家，火气冲天地说：“你当真共产党就要得天下了，啊？！告诉你，有我何养模在，共党别想来；来了，也免不了是民国十六年的下场！”这民国十六年的下场是指当年农民运动被何养模勾结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去的情形。当时，可称为他堂妹的何养菊，因为当过县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也被何养模叫反动派用铁丝穿着乳房，拉着游街；何养茂的亲哥何养苞，因担任“铲除大土豪劣绅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被迫离开安乡，不允许回家了。

4月4日，安乡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和县政府在县城五总操坪召开青年和儿童大会。我作为安乡初中学生，跟着中学生队伍，到了会场。只见一个八抬大轿，停在主席台左边，从轿里出来一个老人。他头戴黑色圆顶瓜皮帽，身穿蓝色长衫



黑马褂，看样子，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他手提长衫衩口，上了主席台，在一张藤椅上坐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安乡最大的绅士何养模的模样。

上午 10 点，大会开始了。首先，县长和国民党县执委书记长发表演说，讲的大致是青少年儿童要拥护政府“戡乱”之类的话。接着，主持开会的三青团安乡分团干事长请绅士何养模发言。何养模一摇一摆地步入主席台中央，然后，他左手朝上方举着，伸出食指，颤抖着，扯开嗓门叫嚷道：“现在，共产党作乱啦，啊！我何某人决心与政府一道戡乱到底。共党到了哪里，就要在哪里掐死它！孩子们，你们务必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精诚团结，镇定应变。最后，他声嘶力竭地高呼：“戡乱必胜！”何养模不象何养茂，他有两千多亩田地，分布在安乡几十个大小垸子里，可他一亩也不变卖，而且，在这荒时暴月，他还在做着盘剥农民的美梦。

公历 5 月 29 日，星期天。我从安犹垸护保村自己家里起程，赶赴县城，以便星期一到校上课。走过十里弯弯转转的田间小路，到了下码头，在这里过河。小渡船行到河中间时，有人发现从上游飘来两具尸体。一个农民望了望那尸体，叹息道：“唉，真作孽啊，又不知是哪里的人跳河啦！”另一个农民说：“说不定又是土匪抢劫，杀人了！”

渡船到了西岸，我刚上堤，却见一中年男子坐在堤边茅房前，捶头痛哭：“这怎么得了喲！”

见他悲痛的样子，我不禁走近询问道：“这位叔叔，出了么子事呀？”这叔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火柴说，他妻子病重，没钱治疗，便狠心将家里的一头牯牛牵到街上卖，换得一些钱，好抓几副药，哪里料到，上午卖了这头牛，得了 1 万元银元券，可他在县城转了几条街，找到药铺时，这笔钱不够买一副药了。他把那包火柴递给我看：“没法子，一头牛，就换得这包火柴呀！”

是啊，这些年，通货膨胀，人民遭殃。国民党银行发行关金券，金元券，不到几年，都倒了；接着又印发银元券，可是，它的贬值，一天便可下跌几倍、几十倍、几百倍！人民曾把民国的法币贬值，作了形象的说明分析：法币 100 元的购买力，1937 年值黄牛二头，1939 年值猪一口，1941 年值鸡一只，1945 年值鸡蛋两个，1947 年值煤球一个，1948 年 8 月值大米 0.002 两，1949 年 5 月，值大米 0.000,000,000185 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四五。安乡民间曾流传一首山歌：

如今什么都值钱，只有法币顶讨厌，
一捆一札又一包，去买几根棉纱线。

日头不高了，我加快步伐赶往县城。县东门外与县城之间，也有一条小河，河上架了座木桥，叫做东门桥。我刚踏上桥，便见一个皱面驼背盲眼的衣衫褴褛的老婆婆，跪在桥板上，向过往行人叩头哀告：“爹爹婆婆啊，叔伯婶娘啊，行个善嘞，积个德嘞；行善积德，就会儿孙满堂，荣华富贵，流芳百世啊！”我听了这叫化子婆婆哀告声，看看放在她面前的瓦钵，并没有人施舍钱啊！可怜巴巴的这叫化子婆婆，哪里晓得，人们手里的银元券，在今天下午实际上已经“倒”了。来往行人，有恻隐之心，想行善积德者，却不愿昧着良心，把那废纸投进这叫化子婆婆的瓦钵里。我叹息不已，从东正街，到南正街，进周家老婆婆的屋。一路上，听到的都是人们议论银元券倒台的事。

第二天，我背着书包上学去，在街上商店门口，发现人们手里出现一种新奇的货币。我好奇地瞧瞧，只见那货币是用油印机在拆开的香烟盒背面的白纸上印上面额，有百元一张的，也有千元一张的。听街上人议论，这是安乡商会昨晚突击制作的，盖有商会的公章，可在安乡境内通用。我还听到一些人骂道：这是商人乘机发财。真的，后来有人发现，商会里的一些投机商人用这种纸币购买了许多粮、棉、油，囤积居奇。没过



多久，这种新奇的纸币，也未经宣告，便作废了。

我恍恍惚惚，走进龟山坪我读书的学校。刚进校门，就听到急促的哨子声，听到中学生联谊会主席呼喊：“同学们，到操场集会！”我不知道学校又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怎样，便跟着初6班的同学，排在队伍里面。

几百名同学集合，分三排站好队。只听得中学生联谊会主席慷慨激昂地说：“同学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现在，物价飞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是，安乡县竟然有一些贪官污吏，还在榨取民脂民膏。”接着，他具体列举了县税捐处处长王希愚贪污巨款之事。

“打倒贪官污吏！”队伍里群情激愤。学联主席一声令下：“走，找王希愚算帐去！”

于是，这支中学生队伍，开到南正街县税捐处，冲进办公楼。见一个头顶光秃秃，脸上油闪闪的中年人大发雷霆：“你们想干什么？啊！要造反啦？”有个同学说：“是的，我们要造反，打倒你王希愚这个贪官！”勇敢的同学们冲上前去，将王希愚按倒在地，给了一顿拳打脚踢。王希愚不得不求饶：“请高抬贵手，请高抬贵手。”这时，有个同学见他裤裆里流出尿来，又不禁好笑说：“痛快，就该把这种贪官揍得屁滚尿流！”接着，大家将事先印好的《安乡二十七万人民锄奸书》散发到街头巷尾。

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第二天，学校当局根据上级指示，严厉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我们初6班班主任丰其化，秘密查了我们班的情况，给校方提供了几个黑名单。在黑名单中，有个叫潘德荣的，他对学校当局一些管制学生的办法不满。不知他听谁说，班主任送的黑名单中就有他的名字，而且认定他是一个头头。这潘德荣比我大两岁，高出半个头，血气方刚。他一不做，二不休，在一天夜晚，联络了校外几个青年，突然推开丰其化的门，用砖头将丰的额头砸了个窟窿。潘德荣有点

武松性格，他带人打了丰其化之后，到同学们的宿舍宣告：打丰其化者，潘德荣也！然后，便一溜烟远走了。第二天，学校派了许多人到处查找，却不见踪影。第三天，学校当局在墙壁上张贴一张关于“开除潘德荣学籍”的布告。

潘德荣被开除之后，四十多年了，我不知他的去踪，更不知他是否还活在人间。直到1992年10月，安乡中学庆祝建校50周年，我应邀回母校参加庆典，方打听到，他被开除后，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投奔革命，如今在湖南省农业厅工作。也是在安中校庆时我从校史中看到，当年安乡地下党在县城发起组织了中学生联谊会，利用这支力量进行民主宣传和反对贪官污吏活动。我参加中学生联谊活动，参加反贪官斗争，是同学们把我卷进去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是革命活动，更不知道，这个活动是安乡地下党组织策划的。

6、7月间，在安乡城乡，国民党和共产党展开了一场宣传战。国民党为了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极尽诬蔑之能事，到处散发传单，传播谣言。7月3日，安乡中学放暑假了。我们毕业班同学没听校方讲到毕业后升学问题，校领导只是说，放假了，你们先回家去，过几天来看毕业考试成绩与名次。我无精打采地回到自己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堂屋茶几上有几张传单，上面印的是“共产共妻”、“三家共一把菜刀”、“解放军奸淫掳抢杀人放火”之类的谣言。有一群妇女见我回家了，到我家门口来，向我打听街上的情况。我看这些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十分焦急。她们中有一人见我就问：“卓儿（我的乳名），你打街上来，有没有听说，共产党来了，几个男人共一个堂客？”我被问得莫名其妙，只是摇摇头。有几个妇女急得几乎要哭了，“要是真的，那像么子话罗！”有的妇女半信半疑：“不会吧。”邻居有个黄家二婆婆绘声绘色地说：“听说，共产党共产，十户人家同种一块田，三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解



放军的刺刀呐，磨得利利的，杀起人来，一刀一个脑壳。”

就在妇女们议论纷纷，惶惶不安的时候，忽然，我父亲回来了。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拾回几本铅印册子。我拿上一看，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封面上印有毛泽东的头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的画像；一本是《中国土地法大纲》，还有一本是专门辟谣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国民党的“共产共妻”、“三家共用一把菜刀”、“解放军杀人放火”之类的谣言。我翻开这辟谣的小册子，念给妇女们听。“哦……”妇女们的情绪安定一些了，“就是嘛，我就不信共产党共产共妻这号事。”

安乡地下党为了迎接解放，切实做好国民党县政府和县自卫队、警察队的统战工作，争取不用一枪一弹，使全县和平解放。在党组织负责人金汉川、高云霞及党员鲁震祥、曾保宪等同志的努力下，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7月16日，新上任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吴铁铮，已成为跟共产党走的人了；由曾济民领导的县自卫队和警察中队变成了“两面武装”，形式上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是听共产党指挥的维护全县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了。

7月28日，安乡地下党组织全体党员，将刻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党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政策》、《城市政策》、《约法八章》、《中国土地法大纲》、《国民党叛变的二十二年》以及迎接解放的标语口号等文件、传单20余种，计5000多份，分送到广大商户和居民家中。

7月29日晚，县长吴铁铮通知秘书，连夜起草、赶印安乡和平解放的布告。布告中写道：“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于（民国）三十八年（阳历）7月30日安乡正式宣布解放！”同时，地下党还派人从津市（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津市）运来几大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傍晚，安中一位同学跑来告诉我中学生联谊会通知，要我

第二天清早赶到县城，参加迎接解放军的活动。我兴奋不已，夜晚躺在床上未曾合眼。没等天亮，我便起了床，站在家门口，面向奔流不息的虎渡河，面向东方。

洪秀全说过，“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此时此刻，地球在自己的轨道上飞行着，自转着，太阳已接近东方地平线了。我闭眼默神，仿佛感觉到，地球正在飞，正在转。忽然，屋里的雄鸡拍拍翅膀，喔喔地啼叫一声，邻居的雄鸡也随声应和起来。我一惊，睁开双眼，啊，东方吐出了鱼肚白，黑暗尽头现曙光！

洞庭朝晖

(1949年3月—1951年7月)